

程

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書中

阮元瑜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與吳質書一首

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與吳季重書一首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首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薨周瑜魯肅諫權曰承父兄餘容八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下東西連蜀漢

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

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為司空召為軍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

情已深

爾雅曰婿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章取貴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楊州刺史嚴象舉茂才

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

侵辱或起瑕疊心忿意危用成大變

心既忿恨意不自安

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

漢書曰高祖從信為楚王後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

稱疾不朝由此日怨陳豨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許赦諸官徒奴欲發法襲呂后太子范

能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
下昔倚為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
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 盧綰嫌畏於已際

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 漢書曰上立盧綰為燕王

盧綰亦擊其東北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何不

勝於匈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何不

令燕且緩綰而與胡和事寬得長子燕勝以為然無令匈

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

為者綰寤迺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

使范齊之稀所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

王縮使范齊通謀稀所上使使召縮縮稱病於是上曰縮

果反矣乃遣樊噲代燕又曰黥布為淮南王漢誅梁王彭

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

伺旁郡警急賁赫為布中大夫土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

未發誅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孤與將軍恩如骨

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攻兵反 孤與將軍恩如骨

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指舊之恨 揚州舊屬江

南江之

盡屬焉今魏徙揚州於壽春而孫權全有 揚州之地故不

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西壽春屬魏魏 揚州刺史鎮壽

春指舊或為 抑遏劉馥相厚 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 魏

指奪誤也 元穎沛國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

曰劉馥字元穎沛國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

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幽州牧奏
漁陽守彭寵多買兵 無匿張勝貸他改故之變 張勝有故
器不迎毋寵遂反 無匿張勝貸他改故之變 張勝有故
也貸或為貳 匪有陰構音八音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
豐也而忍絕王命明弃碩亦實為佞人所構會也 史記蘇
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碩 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
與石古字通論語子曰遠佞人 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
因形設象易為變觀 戰國策曰曾參殺人人有告曾參毋
乃有人告之毋 示之以禍難激之以耻辱大丈夫雄心能
無憤發 吳志曰周瑜云受制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

王按劔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戰國策蘇

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

也挾疆韓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劔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廷叔堅戰國策注曰尸雞

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楚辭曰竊悲

盛宋均詩緯也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

事勢遂齋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

結豐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周易曰推而孤

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

類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

隙漢書谷永曰因而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苞藏禍心

陰有鄭武取胡之詐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矣是懼焉能

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

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羣

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

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

已遂不滿鄭鄭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

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好事謂婚姻前二族俱榮流柞後

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

遭離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

策蘇

賢

按

氣

慮

事

孤

異

生

心

能

行

羣

怨

親

側

後

柞

後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傷甚衆仁荆土本非已分也盡與君冀取其餘言荆州之

委城走仁荆土本非已分也盡與君冀取其餘謂禽子曰有

分今盡以與君實非相侵則心膺有所割損也謂禽子曰有

冀取其餘地耳若為之乎曰為之思計以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

不復還之言我尚冀君之還我哉高帝設爵以延田橫

光武指河而誓朱綰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漢書高帝

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

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

攻洛陽朱綰守之上令岑彭說綰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

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綰曰大司徒公被害綰與

其謀誠知罪深不取降且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

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隆官爵可保况誅罰乎上指水

河水在此是以至情願開德音毛詩曰彼美孟

吾不食言是以至情願開德音毛詩曰彼美孟

新造舟舡取足自載以不工九江貴欲觀湖濼之形定江濱

之民耳魏志曰建安十四

權所略徵令內核轉相警備自廬江九江斬春廣陵十餘

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一皖城裴松之吳志

注曰濼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為已策左氏傳

言荆州之

謂禽子曰有

高帝設爵以延田橫

漢書高帝

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

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

彭說綰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

守乎綰曰大司徒公被害綰與

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

官爵可保况誅罰乎上指水

德音

毛詩曰彼美孟

工九江貴欲觀湖濼之形定江濱

魏志曰建安十四

備自廬江九江斬春廣陵十餘

肥以南唯有一皖城裴松之吳志

計將恐議者大為已策

左氏傳

楚子曰

傷甚衆仁

委城走仁

分今盡以與君實

冀取其餘地耳

不復還之

光武指河而誓朱綰

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懼

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

攻洛陽朱綰守之上令岑

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

其謀誠知罪深不取降且

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隆

河水在此是以至情願開

吾不食言是以至情願開

新造舟舡取足自載以不

之民耳

權所略徵令內核轉相警

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

注曰濼非有深入攻戰之

荆土本非已分也盡與君冀取其餘

謂禽子曰有

高帝設爵以延田橫

漢書高帝

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

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

彭說綰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

守乎綰曰大司徒公被害綰與

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

官爵可保况誅罰乎上指水

德音

毛詩曰彼美孟

工九江貴欲觀湖濼之形定江濱

魏志曰建安十四

備自廬江九江斬春廣陵十餘

肥以南唯有一皖城裴松之吳志

計將恐議者大為已策

左氏傳

楚子曰

言荆州之

謂禽子曰有

高帝設爵以延田橫

漢書高帝

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

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

彭說綰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

守乎綰曰大司徒公被害綰與

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

官爵可保况誅罰乎上指水

德音

毛詩曰彼美孟

工九江貴欲觀湖濼之形定江濱

魏志曰建安十四

備自廬江九江斬春廣陵十餘

肥以南唯有一皖城裴松之吳志

計將恐議者大為已策

左氏傳

楚子曰

言荆州之

謂禽子曰有

高帝設爵以延田橫

漢書高帝

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

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

彭說綰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

守乎綰曰大司徒公被害綰與

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

官爵可保况誅罰乎上指水

德音

毛詩曰彼美孟

工九江貴欲觀湖濼之形定江濱

魏志曰建安十四

備自廬江九江斬春廣陵十餘

肥以南唯有一皖城裴松之吳志

計將恐議者大為已策

左氏傳

楚子曰

楚王戊常設醴後忘設焉後生退口可以道矣遂謝病去

後戊乃與吳王通謀遂應吳王反又曰鄒陽仕吳吳王有

邪謀陽奏書諫吳王王遊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

不納去之梁從孝王遊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

以微知著耳范子計然曰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

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

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

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

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左氏傳曰越子戊吳

而陳越子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

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

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

坂塞臨晉信迺益為魏兵陳船欲叛至於臨晉而伏兵從

夏陽以木繫渡軍襲安邑魏王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

豹驚張兵迎信遂虜豹而歸

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威重迫脅敵人以然有

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

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

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

圖部署者兵隗躡納王元之言范曄後漢書曰隗躡字季孟

所從出入招聚其衆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關躡將王元說躡

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強元請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

世一時也彭寵受親吏之計彭寵已見朱三夫不寤

然元計遂反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

隨之願君少留意焉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迺與羊勝公

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爰盎天子意

梁遂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

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詭皆自殺梁王使韓

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范曄後漢書曰竇融字周公

扶風人也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遙聞光武即位心欲

東向隗囂使辯士張玄遊說西河曰今各據土宇與隴蜀

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

向奉書獻馬光武賜融璽綬為涼州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

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

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

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

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姚備親愛也二所謂小人之仁大

仁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

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

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史記曰王温舒徒諸名禍猾但

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楊諸將並得

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吳志曰孫

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數歲卒

又曰劉繇字正禮避亂淮南詔遣為揚州刺史繇不敢之

州遂南疫早並行人兵損滅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

言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

左氏傳曰秦飢使乞糶于晉晉人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

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

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左氏傳

書伐鄭鄭使伯綏行成晉人殺願仁君及孤虚心回意以

之非礼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願仁君及孤虚心回意以

應詩人補衮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毛詩曰衮職有闕

復吉澤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最之而已

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典略曰質為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

與質書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

三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

爾雅曰恙憂也

塗路雖局官守有限

爾雅曰局近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願言之懷良不可任

毛詩曰願言思子杜

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

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

日南皮之遊

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

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

氏

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為父矣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

彈碁間

設終以六博

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控三人彈不得各去控一碁

先補角世說曰彈碁宮大體以巾角拂也

石出魏

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

旅食南館

儀禮曰旅食于門鄭玄注曰旅衆也士衆

浮甘瓜

於清泉沉朱李於

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

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

來愴然傷懷

列女傳陶谷子妻曰樂極必哀又繼之余願而言斯

樂難常足下之佳以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

逝化為異物

司馬遷答任少卿書則長逝者冤冤私恨無窮

於異物託於同體郭象曰今死

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

蕤賓紀時景風立羽物

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天氣和

暖衆果具繁時如馬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

託乘於後車毛詩曰命彼後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

何毛詩曰道之云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

老子曰聖人自愛

與吳質書一首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子二

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且猶三年不見

東山猶嘆其遠況及過之思何可支毛詩曰我祖東山烝

今三年杜預左氏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

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

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

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楊惲報孫會宗書曰當此

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

年之間零落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廣雅曰撰

定也都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

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

名節自立尚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

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

周曰身材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涑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

箕山下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

此子為不朽矣文八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

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司馬遷書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

論語曰斐然成章又曰述而不作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

間者歷覽諸子之一文對之投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楚辭曰孤

行吟而投淚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

其五言詩之善者言其詩之善者不能遂也元瑜書記翻

翩致足樂也仲宣言仲宣最以續彼衆賢續自善於辭賦也續或為

獨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氣至

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

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呂氏春秋曰子期死

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廡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諸子但

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

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

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

中十歲所更非一東觀漢記光武賜隗囂書曰吾年已三

耳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

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

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子曰主勤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

復得為昔日遊也少壯貞當努力古詩曰少壯不努力年一

過往何可攀援莊子北海若曰年不可攀時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古詩曰書短苦夜長何頃何以自娛頗復

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叙心楚辭曰長呼丕白

與鍾大理書一首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

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禮記孔子曰君子比

印如璋晉之垂棘魯之瑱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垂棘見

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與璠歛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未有結綠楚有和璞此二者而為天下之名器也價

越萬金貴重都城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得玉徑尺

魏王魏王召王工相之玉工賀曰敢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三城之都

聊可一觀魏王立賜獻者有稱疇昔流聲將來孔子家語

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是以垂棘出晉虞號雙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

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和璧入秦相

如抗節孝經援神契曰抗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

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

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通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

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毛詩曰高山仰然四寶

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

不果飢渴未副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孔叢子近日南

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拈會說文曰

也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未敢作書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

茂荀氏家傳曰荀宏字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

稱周稱謂也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鄴城

太子在孟津也李陵詩曰繩窮匣開爛然滿目延篤與李

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文德書曰煥誦伏犧氏之易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

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

奪之誑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

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相如視秦王

倚柱怒髮上復取璧大王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嘉貺益腴

敢不欽承謹去平賦一篇以讚揚麗質臣曰嘉貺益腴

與楊祐祖書一首典畧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

曹之丁建

植白數日不目兀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

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

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仲宣在荆州故曰漢南孔

室岐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如水碧潔如霜露輕賤世

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偉長擅名於書月士公幹振藻於海隅除偉長居北海郡高

土公幹東平寧陽人也寧陽邊齊故云海德璉發跡於北

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北魏修太尉之子故曰上京當此之

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淮南子曰隨侯

之珠高誘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傳而塗之後蛇於大

江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

璞於楚山中奉而獻之文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

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吾王謂操也崔寔本論曰舉

南子曰九州之外是八紘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

一舉千里韓詩外傳蓋胥曰鴻鵠一以孔璋之才不閑於

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

也東觀漢記曰馬援誠子嚴書曰效杜季良而不前有書

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子列

曰伯牙善鼓琴吾亦不能忘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

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

定荀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

潤飾之論語曰子產潤色之僕自以才不過古臥若人

辭不為也子若人謂敬禮也論語子謂子賤君敬禮謂僕卿

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

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公羊傳曰魯人昔尼父之文辭

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禮記曰

曰嗚呼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共過此而言不病

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于戀切

緒張本戰國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有龍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爾雅曰美女為媛

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丁段割之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

馬水擊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擊虞文章志曰劉表子

而好詆切禮訶呼歌文章拊切居綺摭切之石利病曰訶

大言也又曰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咥紫五霸於稷下

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魯連子曰齊之辯者

議於稷下毀五帝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七畧曰齊有稷城

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毛萇詩傳曰息止也人各有好尚

蘭芷昌待切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俞人評文

章愛好不同也呂氏春秋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

隨而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

可同哉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今往僕少小所

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

風雅漢書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竊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

轅相杵亦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我此一通同辭賦小道

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漢書曰楊雄奏羽獵賦

也東方朔答客難曰官不迴侍即位不過吾雖德薄位為

蕃侯猶庶幾勳力上國流惠國語曰勳力一心四子

講德論曰質敏以流惠

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也同書王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德可刻 豈徒以翰墨為勳徒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

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安貝錄辯時俗之得失班固漢書

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丁該不虛美不 定仁義之衷成

一家之言司馬遷書通古今 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

之於同好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尚書 非

要切一召 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待惠子之知

我也張平子書曰其言之明 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與吳季重書一首長八畧曰質出為朝歌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曹大家歌器須

座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毛詩曰

若央傷酌陵波於前蕭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

虎視鷹揚已見上文足下謂季重也鳳以喻文也虎以喻

鳥名曰鳳飲食自舞易曰虎視眈眈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

右巧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史記曰荆軻與高漸離

無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 相子新論曰

則出門向西而大笑知肉 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

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尚書

王夢作又孔安國曰雲夢之 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莊

澤在江南尚書曰泗濱浮磬

淳芒謂苑風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取之而不竭准南子曰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溢而江河不能實漏卮

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矐靈急節

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左氏

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

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

其季葉曰唐叔故參為晉星折若木之華閉濛記

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竭兮維六龍折若木之華閉濛記

於扶桑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折若木之華閉濛記

之谷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佯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

辭曰出自陽天路高邈良久無緣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

谷次於濛記天路高邈良久無緣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

也登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若春榮瀏

若清風答賓戲曰擣藻如春華毛詩曰吉甫作申詠反覆

歌可令憲許記事小吏諷而誦之周禮曰諷誦言語鄭玄

也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論語子曰

病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言驥

氏以希為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

珍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淮南

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韓子曰楚人夫君子而不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名曰和氏之璧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值墨翟迴車之懸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法言曰學者所以求為君子求而不且改

轍易行非良樂之御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

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威將戰郵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攻

無恤御杜預曰郵無恤王良也

戰國策曰趙告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

不變俗而勸史記曰循吏楚有孫叔敖鄭有子產而教智者

俱治是不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

易之民也

數相聞曹植白

植集此書別題云夫為君子而不知音樂

謂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

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程之好伎置和氏無貴矣之

下蓋昭明移之與

季重之書相應耳

答東阿王書一首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

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躡也奉至尊者

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法言曰觀書者譬如觀山升東嶽

-5 130 45 910" data-label="Text">

蓋季仲自况也自况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下旬時尚書曰要囚服

旬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詩

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于

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

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我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

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共之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

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

-5 130 45 910" data-label="Text">

之間其滋息不可計實擬三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猗氏

故曰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戰國策魯連說張相國曰

猗頓

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

有日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楚辭曰坐堂既威儀

矣

-5 130 45 910" data-label="Text">

虧替言辭漏渫思列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

之才史記曰秦之園却戰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

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讚於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

俗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在左右未有稱誦是

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耳使深蒙薛公

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折節之禮而無馮諼切三窟之效漢書曰淮南王折節

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

嘗君曰諾孟嘗君問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為文收債於

薛者乎馮諼曰能於是約車促裝單衣載契而辭問曰收

債畢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矯

命以債賜諸人因燒其券人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君見

之曰何市而反曰竊計君家所無不有所乏者義爾為君

薛未至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為文

市義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耳今君有一

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三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

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

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

民馮諼謂孟嘗君曰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

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

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史記曰魏公子置酒大

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

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曰今日贏之為公子

亦足矣市人皆以贏為小人也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

於曾臆懷眷而惰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傾海為酒

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

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封禪書曰天下之壯觀周

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

乎若質之志實在所天左氏傳箴尹克思授印釋徽朝夕

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仲父仲尼也對清醑

老氏老子也

老氏老子也

老氏老子也

老氏老子也

老氏老子也

老氏老子也

老氏老子也

老氏老子也

老氏老子也

老氏老子也

老氏老子也

老氏老子也

老氏老子也

老氏老子也

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

詩曰嘉肴既載清醑

使西施出帷

母侍側

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種獻之於

吳王楚辭曰西施婉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

侍王逸曰嫫母醜女也

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

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

奏

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徽

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

舞賦曰耀華屋而嬉洞房周禮曰靈鼓靈鼗也

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

可比懾肅慎使貢其楛矢

八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

陳陳惠公賈之有隼集庭

而死楛矢貫之惠公使使如孔

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

王克南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

楛其長天有咫故銘其楛

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

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

各鏃也大公金匱曰武王伐

殷四夷聞

又况權備夫何足視

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

八瑞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

曰司馬相如蔚為衆賢所

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

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

談會過鄭鄭伯身趙孟于垂隴

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

以龐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

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屈

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于西

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

限桑子太叔賦桑扈質小人也無以承

命又所答賦辭醜義陋由

之再三赧然汗下

雅曰面赧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

更之有乎

毛詩曰三事大夫重惠苦言訓以政事

也甘言

惻隱之恩形乎文墨

謝承後漢書曰甄豐墨子迴

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

淮南子曰曾子至孝

歌墨子迴車毛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式作或者非儒
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左氏傳伍負

一旅杜預曰一百人也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司馬法曰六尺曰

武鄭玄注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

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後猴之勢而望

其巧捷之能者也淮南子曰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置後

能不勝見恤謹附遺白荅不敢繁辭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一首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滿寵

應休連公琰前日曾過休連至日欲遣書謝

瑛白昨者不遺猥且八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

眷於逆旅無以過也一夷門侯嬴也已見吳李重荅東阿王

薛公藏於賣漿家魏此兩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

聞所在乃問步往從外嘉郎君課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

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太平騁御僕宣命周求陽畫喻於詹何

揚倩說於范武說苑曰必子賤將適單父陽畫謂子賤曰

錯餌迎而吸之者揚鱈也其為魚味薄不美若亡若存若

食若不食者鮒其為魚博而厚味子賤至單父冠蓋迎之

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詹何楚人也以獨壘為綸芒針為鈎荆

棘為竿剉粒為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

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

怪其故而不售問其所知問長者揚倩子曰汝狗猛則酒美

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携壺蹇而往酤狗

迎而欲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
術而欲以補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人士之所
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故使鮮魚出於潛淵芳旨發自幽

蒼繁俎綺錯羽爵飛騰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兮漢書音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請

牙曠高徽義渠哀激列子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

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也許慎淮南子曰義渠西戎國名也

謂之徽戰國策曰義渠君之魏高誘曰義渠西戎國名也

其樂未聞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

漢書曰灌夫字仲孺夫常有姊服過丞相曰將軍乃肯幸臨

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

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又曰陳遵字孟公嗜酒好賓客

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

遵值其方飲刺史候遵罷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白徒恨

曰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毋廼令刺史從後閣出去

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漢書曰諸博士

武江翁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

驪駒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曰追惟耿介迄于

明發楚辭曰獨耿介而不寐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

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陽

即老子也詩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
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淮南子曰詐諸子瑕
具於京臺莊王下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
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
流而不能自反高誘曰京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何休公羊
臺高臺也方皇大澤也
也遇不獲待坐良增邑邑邑邑不樂也因曰不悉瓌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應休理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閨閣有匪存

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毛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又曰

如雲匪我思存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魏志

肅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滅榮緒晉書曰何曾

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即東

觀漢記梁商上書曰猥復超起宿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

德論語子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及於高妙復歛翼於故枝相子新論

有高妙次聖之塊然獨處有離群之志淮南子曰卓然獨

才聞一知十索居亦已久矣

知其有由也漢書汲黯字長孺拜淮陽太守黯伏地謝不

受印綬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臣之願也又

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恥義未詳

德非陳平門無結駟

之跡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張負隨平至其家轍學非楊

雄堂無好事之客漢書曰楊雄家素貧嗜酒人稀至其

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漢書曰董仲

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習又曰陳遵字孟公嗜酒

每大飲賓客滿堂尊遇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

梁樂悲風起於閨閣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

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

者魚逝蔡邕正論曰皮朽則手落

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

夫皮朽者毛落川涸

有似周黨之過平閱

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樵蘇後爨師不

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子東觀漢記曰太原閔貢字仲叔與

周黨相遇含菽飲水無菜茹也

者魚逝水涸則魚逝其勢然也

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

夫皮朽者毛落川涸

有似周黨之過

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樵蘇後爨師不

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子東觀漢記曰太原閔貢字仲叔與

周黨相遇含菽飲水無菜茹也

者魚逝水涸則魚逝其勢然也

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

夫皮朽者毛落川涸

有似周黨之過

悴周書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為大

第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應休璉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呂氏春秋

早七年煎沙爛石山海經處涼臺而有鬱蒸切之煩浴

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

過此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我無所處也土龍矯首於玄寺泥

人鶴立於闕里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

之而得食高誘曰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

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毛嫱猶俱

醜也高誘曰俱醜請雨士人也司馬彪續漢書梅福上書

不出闕里廟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

備也知恤下人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司馬彪續漢書曰郡

國旱各掃除社稷公卿昔夏禹之解陽盱般湯之禱桑林

淮南子曰禹治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

桑林之際高誘曰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解讀解除之解

陽盱河蓋在秦地桑山之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

能與雲致雨故禱之盱音紆今者雲重

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

宜其膚翦爪宜侵肌乎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剋夏而大旱

髮齋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

上帝民乃甚悅雨大至齋音齋

致雨

左氏傳衛人伐邢於是衛大旱甯莊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

邢乎從之

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尚書曰

從逆凶

惟影響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論語子曰起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首

此書言欲歸也故報二從弟也

應休璉

璩報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洛說文曰芒

也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如淳漢書注曰風伯掃途雨師

灑道韓子師曠曰黃帝祭鬼神於太山之上一風伯按轡清

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詩曰亦既見止又曰至

接武茅茨涼過大夏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曰武跡也說

文曰屋以草蓋曰茨淮南子曰大夏

夏大屋也涼或作棟非也扶寸肴脩味踰方丈尚書大傳

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為扶扶音膚逍遙陂塘

之上吟詠苑柳之下淮南子曰苑彼柳斯楚辭曰苑彼柳斯結春芳以

崇佩折若華以翳日楚辭曰秋菊有黃花兮裛露漙漙若華已見

曹植與吳季仲書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子餘讚善

便嬛切一緣稱妙何其樂哉列子詹何曰臣聞蒲且子之弋

青雲之上用心專也淮南子曰雖有鈞錢芳鉅加以詹何

便嬛之妙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高誘曰使嬛白翁時人

倫也七發曰蟾蜍何之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遯於

京臺無以過也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

滿公班嗣之書信不虛矣漢書曰桓生欲借其書班嗣報

琰書

下不易其樂則天來還六不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囿塵

晏子春秋曰景公欲更八晏子思樂汶上發於寤寐論語曰

之宅近市湫隘塵不可居李氏使

閑子騫為費宰閑子騫曰善為我辭昔伊尹輟耕邳棼投

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心在汶上矣昔伊尹輟耕邳棼投

竿思致君於有虞濟於人於塗炭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

使人以幣聘之器器然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之曰

與我處吹竽之中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

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旦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

親見之哉東觀漢記曰邳棼字君章汝南人也鄭次都隱

於弋陽山中棼即去也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棼謂

然歎曰天生俊士以成心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

伊尹乎將為許棄而去一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得從

于子勉正性命勿勞也下以害生告別而去棼客於江夏郡

舉孝廉為郎尚而吾古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鈞縉於丹水

書曰民墜塗炭而吾古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鈞縉於丹水

知其不如古人遠矣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上黨郡然

山父不貪天地之樂也百參不慕一言楚之富亦其志也

也譙周古考史曰許山父夏常居山果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

由夏則果居冬則穴而必飲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

大其志禪為天子由曰山父放髮優游所以安已不懼非以貪

天下也孟子曾子曰西日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

吾仁彼以其爵我前立石邑人念弟無已欲州郡崇禮官師

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覃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

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徒有飢寒駮奔

有公侯伯子男然後一月官小史延及庶人徒有飢寒駮奔

之榮尚書曰侯河之注用人壽幾何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

何柱預曰言人壽且亡且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漢書

促而河清遲也金日

彈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矣又張湯

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己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

餘人功臣之後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而圖富貴之榮望

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而圖富貴之榮望

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

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感者不知東西見斗

極則曉然而寤矣性亦人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或心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又曰越

人學遠射參天而發立迥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之射爾幸賴先君之靈

免負擔之勤左氏傳陳公子完曰追蹤文人畜雞種黍語論

曰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止于

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漢書鄭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

可矣道揚名於後世無或遊言以增邑邑禮記曰大人不

遊浮也言不郊牧之田宜以為意爾雅曰邑外曰廣開土宇

吾將老焉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

自愛瑒白

明之期已復至矣爾雅曰夏相見在近故不復為書慎夏

文選卷第四十二

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孫子荆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

立希範與陳伯之書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孔德璋北山移文

與山巨源絕交書

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即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

禰謂說其情不願仕也

志故謂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欽守潁川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欽守潁川山公族父弟子曰枉屈豎聞之以黃

帝為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

下何從而便得此意也前年從河東還顯阿都說足下議以吾

自代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為尚書郎嵇康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呂

長悌絕交書曰少知阿都志力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

之言不知已之情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言足下傍通衆藝多有許可少有疑怪言寬容

也周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法言曰或問行曰旁通厥德李軌曰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唯旁通乎吾直

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爾雅曰偶然非本志也

日偶也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

祝以自助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手薦鸞刀漫聲之羶腥

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莊子北人無擇曰故具為足帝欲以辱汗漫我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漫汗也

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

真子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悶也趙岐孟性有有耳子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

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

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虛語猶

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

之也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蛇而同

其波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

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史記曰莊子名

吏列仙傳曰李耳為周柱下史轉為守其職史論語曰柳下

惠為十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前

孟子曰為貧仕者辭尊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

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莊子仲尼

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

亦為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

得而無悶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一尼窮而不闕以

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呂氏春秋曰昔堯朝

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子房之佐漢接輿之

行歌其揆一也漢書曰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論

後聖其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賈逵國語注故君

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周易子曰天下

致而百慮淮南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故有處朝廷而不出

或利論語讖曰貧而無怨猶性動也

入山林而不反之論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

短所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忘氣所託不可

奪也

左氏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公將立子臧子臧去

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能奸君

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

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吾每讀尚子平臺孝

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吾每讀尚子平臺孝

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

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

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臺佟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

山鑿穴為居采藥為業佟徒冬切史少加孤露母兄見驕

記太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

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

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孔

國論語注曰簡略也言而為儷類是竟不攻其過又讀莊

性簡略與禮相背也而為儷類是竟不攻其過又讀莊

老聃其放放謂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

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頰纓赴蹈

湯火楚辭曰狂顧南行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

而志在豐草也毛詩曰弗厭豐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

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莊子

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場物者物不能傷也李尤至為禮

孟銘曰飲無求辭纜以相娛荒沉過差可不慎與至為禮

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孫盛晉陽

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任性放恣湯敗禮傷教若不革變王

憲豈得相容謂太祖宜長之四衣問以絮王道太祖曰此賢

素喜羸病君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量材又不識

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漢書曰萬石

君石奮長子

建為即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今延四不足一獲讀之死矣其為慎日書馬者與尾而五

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建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息久與事接疵

豐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

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一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

不置一不堪也東觀漢記曰汝南州再徵載病請公車尚書

遣兩當關扶抱琴行吟弋釣草對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

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必寐不日倚搖管子曰少者之事先

客危坐向師顏色無性復多虱必把把搔無已而當裏以

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屬以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

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切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

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怨者所

怨至欲見中傷者言人所怨乃至不見有中傷言被疾苦也雖

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班固漢書之諫則瞿然欲降心順

俗則詭故不情新序卜偃謂晉侯曰天子降亦終不能獲

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周易無咎日括囊不喜俗人而當與

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杜預左氏傳頭塵臭處干

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一耐煩而官事執掌機務

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毛詩曰或棲遲偃仰或王

機萬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

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

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

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

意甚信之。蒼頡篇曰：餌食也。本草經：游山澤觀魚鳥，心甚

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夫人之相知，貴誠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

其節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

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觀

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

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而不顧，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無蓋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也。嗇短於財，吾

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王肅曰：短，羞

也。嗇，甚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元直曹公來征，先主

在楚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庶

母，見獲，庶辭先主而歸。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

者以此方寸之地也。益於事，請從此別。遂

強幼安以卿相。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即位

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寧寧遂將家屬浮海。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華歆舉

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為

輪曲者，必不可以為楹。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

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管子曰：士農工商，四唯達者

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

冕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已嗜臭

腐，養鴛鴦以死鼠也。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

恐被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鴛雛
子知之乎夫鴛雛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
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鴛雛得腐鼠鴛雛過
之仰天而視之曰赫今子欲以子國嚇我邪 吾頃學養

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為為貴高誘

春秋傳曰外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淡寂寞縱無九患尚不

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

其所不樂言已不能堪而行之事自小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

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老而無子知擠於溝

壑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

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悵悵王隱晉書曰劭字如何可言

母孝謹國語曰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注曰女子以許嫁為成人廣雅曰悵悵悲也

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

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與媯同奴了切之不

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踈

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比喜

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言俗人皆

已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已之情可得言之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

不營乃可貴耳鄭玄禮記注曰淹復漬也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

保餘年此真所乏耳此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

之士而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欲共登王塗期於

不營之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

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列子曰宋國有田父

常衣濕履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夏隩室絛纊

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對

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
李陸區區之意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

此既以解足下并以區別嵇康白

為石仲容與孫

皓書

進位征東吳將軍
皓書
臧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

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田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曰君

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此乃

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曰至亡無日矣

吉函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

譚以無禮取滅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僖公見楚子

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

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率羊以迎

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

奔狄反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

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載籍

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

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
辭鄭玄孝經注曰引譬連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
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音炎精幽
昧曆數將終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栢靈失德

災孽益與詔策曰大禹能亡失得豺狼抗爪牙之毒生

人陷荼炭之艱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書曰於

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貫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

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春秋緯曰五德

宋均曰運錄運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征討暴亂克寧

區夏尚書曰用肇協建靈符天命既集曹植大魏篇曰大

始毛詩曰遂廓洪基奄有魏域曹植魏德論曰武創洪基

方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南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

光相襲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王曰昔我君文

若規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尚書曰九州攸同

之壯觀也天下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魏志曰公孫度

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度死子康嗣位康

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兄子恭為遼東太守淵脅奪恭位

逆於遼遂自立為燕王也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

不供職貢國語魏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

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

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魏志曰公孫

孫權往來賻遣權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為燕王

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孔安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

夫餘國出自以為控絃十萬奔走足用漢書匈奴傳曰控

名馬貂狍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山海經

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轢中原

周而聽天下南宣王薄伐猛銳長驅魏志曰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宣王征朔傳

首洛陽戰國策曰樂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漢書曰遼東郡有遼

縣梓鼓一震而元凶折首左氏傳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周易然後

遠跡疆場列郡大荒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迹至邱班固

收離聚散咸安其居離散不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

尚書曰萬姓悅服過秦論曰餘威震于殊俗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淮南子曰所謂

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東夷獻其樂舞蕭慎貢其楛矢後漢

書曰東夷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曰常道

鄉公景元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

十張楛矢長一尺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崔寔本論曰孝宣

八寸石砮三百枝

不羈之虜也魏魏蕩蕩想所具聞論語子曰大哉堯之

名馬魏魏乎吳之先主起自荆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吳

其有成功曰董卓專朝政孫堅亦舉兵荆州討卓引軍還住魯劉備

陽范曄後漢書馮衍上疏曰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

震懼亦逃巴岷蜀志曰益州牧劉璋迎先主入益州至涪

璋降先主遂依丘陵積石之固張載劍閣銘曰巖三江五

領益州湖浩汗無涯漢書曰吳有三假氣游魂迄于四紀魏明帝

曰權實堅子備則亡虜二邦合從容于東西唱和連衡力政

假氣游魂鳥魚為伍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

爭強毛詩曰淑兮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漢書曰崩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

伯兮唱和汝兮寧泰山相國晉王輔相帝室魏志曰咸熙元年文武相相

寧泰山相國晉王輔相帝室進晉公爵為王

志厲秋霜荀悅申鑒曰人廟勝之筭應變無窮孫子曰夫

勝得筭多者也又曰善獨見之鑒與衆絕慮春秋元命苞

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魏志曰陳留王奐字景明封常

立尚書曰放勳欽長繚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

力稜威奮伐深入其阻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懾乎

毛叢也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孫子兵法曰并敵一向千里

可奪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劔閣而姜維面縛魏志

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

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

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維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

為策請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

姜維守劔閣距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衆東入巴劉禪詣

艾降勅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君書曰小戰勝逐北

無過五里左氏傳曰凡民逃聞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

其上曰潰面縛已見上文時梁致肅清踰時戰不逐奔

而後稽顙傳玄西球琳重錦苑左氏傳曰晉滅虢虢公醜奔京

都賦曰魏魏絳闕球琳重錦苑衛侯夫人重錦三

十夫號滅虜亡韓并魏徙左氏傳曰晉滅虢虢公醜奔京

秦始皇十七年攻魏其王請降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

戰國策張子孟談謂趙襄子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

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吳志曰

使呂興等殺太守孫譖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

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

十日而虢孝經曰治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

家者不敢失於臣妾淮南子曰蟬

之漸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

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

其地也

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

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則舟方今百僚濟濟雋又盈朝

尚書曰百察師師虎臣武將折衝萬里

又曰俊又在官師

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國富兵強六軍精練

孫叔敖

相楚國思復翰飛飲馬南海

毛詩曰翰飛與天鄭玄曰翰

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

為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

自頃國家整治器械

禮記曰

器械鄭玄曰脩造舟楫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

高誘曰氏春秋注曰太

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

尚書太傳

於樓船萬艘千里相望

漢書曰江淮以

自剡木以來舟

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

周易曰黃帝堯舜剡木為楫

百萬言力待時役不再與今日之謂也

六韜太公謂武王

下所慮去賊非利之也

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憂

氏治國道家所尚

老子曰愛人治

崇城自卑文王退舍

左

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

福

詩曰永言配

履然改容祗承往告

漢書曰陸賈說尉

追慕南越嬰齊入侍

使嚴助往諭意南越王胡

北百稱臣伏聽告策

禮記曰君之南卿也

則世祚江表來為藩輔

豐報顯賞

命曰世祚太師

陸於足蹶然起

胡

豐報顯賞

豐報顯賞

豐報顯賞

豐報顯賞

豐報顯賞

豐報顯賞

豐報顯賞

豐報顯賞

豐報顯賞

豐報顯賞

豐報顯賞

豐報顯賞

豐報顯賞

豐報顯賞

豐報顯賞

豐報顯賞

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

列江而西荆楊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征東即石

苞也李陵詩曰幸詔不肯軀且當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

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羽檄微也漢書高祖曰吾以遊龍

驛路歌吹盈耳周禮曰凡馬八尺為龍樂摠耀嘉曰武王

曰洋洋乎士卒奔邁其奮日如林尚書曰受率煙塵俱起震

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

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

唐賦曰寒夫治膏盲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

耳之言左氏傳曰晉景公我何史記曰師公入秦宮樊噲

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楚

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揚朱子曰

友曰李梁得病七日大漸謂醫俞氏俞氏曰汝始則胎氣

不足乳漣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李梁

曰良醫也且食之史記號中庶子曰上古之時醫病不以

湯液又曰扁鵲過齊相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

不療將深相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

在腸胃間不療將深相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

而走相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

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

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曰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

石苞白

勉思良圖惟所去就

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于寶晉紀以為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揚朱南

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過老子老子請聞其過老

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揚朱曰請聞其過老

子曰睢睢而矜矜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

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意

顧瞻帝宮兮意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

兮意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

至郊為及關升印為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也夫以嘉

適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

離羣獨遊背榮冥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

爾晨征燕禮曰燕小臣戒盥者鄭玄曰警戒告語日薄西

山則馬首靡託漢書楊雄反駭曰恐日薄於西山尋歷曲

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

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皋之內慷慨重阜之

巔毛詩曰鶴鳴九皋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

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

-5 145 45 910" data-label="Text">

至若蘭蕙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

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

也喻身

也根萌未樹故恐風波潛駭牙淺絃急故懼危機密

發也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

又北

土之性難以託根授人夜光鮮不按劔之壁以闇授人於

道衆人莫今將植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脩陵

曹植橘賦

不按劔也

道衆人莫今將植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脩陵

曹植橘賦

不按劔也

道衆人莫今將植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脩陵

曹植橘賦

不按劔也

道衆人莫今將植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脩陵

-5 810 45 910" data-label="Text">

曹植橘賦

之氣煖處玄朔之肅清淮南子曰夫以其所表龍章於裸

脩而游不用之鄉若樹荷山上畜火井中也

壤奏韶舞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龍衮龍之服也章章甫

子曰宋人資章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夫物不我貴

所用之又肩吾曰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

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

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血人之鄉揔轡返路則有前言

之艱懸鞞陋宇則有後慮之戒前言之艱謂經迫路涉沙

土之性難以託根以下也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蔡琰詩曰遄

戢曜則情劬於夕惕周易曰日夕惕若厲肆日平隰則遼廓

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

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迺顧影中原慣氣雲踊

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

四據阮元瑜為曹公與孫權書憤發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

掃穢蕩海夷岳范曄後漢書曰色與馬行蹴崑崙使西倒

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以維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劉

駱郡太守歲曰大時不我由六垂翼遠逝周易曰明夷于飛

三日不食鋒鉅靡加翅翮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

哉周易曰樂天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

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

其後良儔友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惟房

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

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瑩瑩飄
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
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毛詩曰無金玉
身雖胡越意存斷金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親之肝膽胡各
敬爾儀敦履璞沈毛詩曰各敬爾儀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恨
然知復何云

與陳伯之書

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丘遲之辭也伯之歸于魏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衆自壽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夫之梁史以為丘遲與伯之書

丘希範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

世出

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

棄鷺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

史記曰陳涉嘗為人庸耕輟耕隴上悵恨天之曰苟

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之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鷺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昔因機變

化遭遇明主

劉璠梁典曰高祖得一虎牙幢主蘇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虎牙父

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起立功立事開國稱孤

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曰王侯自稱孤寡不設大朱輪華

轂擁旌萬里何其壯也

史記蒯通說武信君曰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豕邪山祝文曰

杖節擁旌征人伐鼓荀悅漢紀曰今之州牧號為萬里漢書樊噲說高祖曰始陛下定天下何其壯也如何

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

邪漢書曰魏勃退立股戰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兮
旃為牆音義曰穹廬旃帳也喻巴蜀文曰交臂受邪尋君去
事屈膝請和漢書樊噲曰今天下已定又何憊邪

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秋曰君
子必審諸已然後任尚流迷猖獗以至於此劉公幹雜詩
書曰管叔乃流言於國

錄用鄒潤甫為諸葛瑁與暨豔書曰高世之君赦罪責功
曰孤遂用自昏亂蜀志先主謂諸葛亮聖朝赦罪責功棄瑕
用之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東觀漢記曰上破銅

將未信賊將亦兩心王勅降賊各歸營勸兵待上輕騎入
按行賊營賊將曰漢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效死又
曰漢兵破邯鄲誅王郎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將軍之

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談不能一二其詳朱鮪涉與喋同
血於交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

舊謝承後漢書曰山元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彭詭鮪
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
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

可保况誅罰乎春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創如
淳漢書注曰殺血滂沱為喋血尚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
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

戰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
衆降封列侯漢書曰崩通說范陽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
刺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之人以物挿地中

皆為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
刺也

哲是與楚辭曰迴朕車而復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
路及迷塗之未遠

法申恩吞舟是漏危曄後漢書明帝詔曰先帝不忍親親
之恩狂屈大法益鐵論曰明王茂其德

教而緩其刑罰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仲長子昌言曰
網漏吞舟之魚

網漏吞舟之魚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仲長子昌言曰
古之葬松柏栢梧

其捐以識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曰相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

曲池又悠悠爾心亦何可言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

雁行有序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揚喬糾羊柔佩紫懷黃讚惟

惺之謀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蔡

與朕謀深執忠孝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如淳漢書注曰

書曰終軍為謂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左氏傳曰齊人

來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

並刑馬作誓傳之于孫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

盟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衰哉毛詩曰有

馬遷書曰禮裘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

縛西都沈約宋書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遂屠

城而縛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

墜李陵與蘇武臣世漢舊邦無取雜種姬周姓也漢書曰匈

書曰但見異類氏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魏收後魏

氏蘭氏後有項卜氏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魏收後魏

此三姓其貴種也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魏收後魏

道武諦珪改稱都平城孝文皇帝諱宏自平城遷都洛陽

東觀漢記曰北虜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殷陟配天多

歷年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周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

况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魏收後魏書曰世宗宣武帝諱恪

稱梁宣武即位凡一十六年然梁武之初當宣武之日為

發蓋指宣武也虞預晉書西陽王羨上書曰朱旗南指自

相夷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晉中興書曰胡俗以部落為種

羌胡名大師為酋國語伯陽父曰國之將方當繫頸蠻邸

立百姓攜貳帝昭曰攜離也貳二心也

懸首藁街漢書曰沛公至羈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又陳

蠻夷而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驚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

乎袁焮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

也猶鷺巢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鷺亂飛見故

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婢移豈不愴恨袁宏

帝春秋滅洪報袁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

故交之網繆撫弦擲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左氏傳曰晉

邊吏讓鄭曰今執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史記

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孝成王卒悼襄王其

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之大梁久之魏王不能

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

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

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

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

秦必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

久矣起入秦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司馬遷與任安書

西河果入秦父母顧妻子莊子惠想早勸良規自求多福

子曰人故無情乎魏志明帝報納至言思開良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解朝曰遭盛

多福已見上文明之世漢書曰孝惠白環西獻楛矢東來世本曰舜時西

佩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剋商夜郎滇池解辨請職朝鮮昌

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唐書曰夜郎滇池皆推結嵩昆明編髮漢拜

海蹶角受化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推結嵩昆明編髮漢拜

使將軍莊緇將兵略巴黔中緇至滇池欲歸報會秦奪楚

黔中郡道塞不通以其眾王滇池又朝鮮王滿燕人孝惠

高后時滿為外臣又曰西域有昌蒲海一名鹽澤夫玉門

陽關三百餘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

曰厥角叩頭也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

命耳左氏傳令尹子文曰諺云狼子野心漢書伍被說淮南

月之壽耳范曄後漢書匈奴論曰中軍臨川殿下梁典曰

高祖即位以宏為臨川郡王明德茂親揔茲戎重劉璠曰

天監三年以宏為中軍將軍明德茂親功高勳重晉中興書相温檄曰幕府不才

重若我弔民洛汭伐罪秦中孟子曰湯始征自葛始誅其君

曰奉辭伐罪漢書田肯曰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徃懷

陛下既得韓信又治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徃懷

君其詳之詩曰聊之用布所懷丘遲頓首

重荅劉秣陵詔書劉璠曰

劉孝標秣陵縣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

辨命論書穀梁傳曰兄弟天倫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

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緒言餘論蘊而莫傳莊子謂漁父曰

願聞先生之餘論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微

未沫昧而其人已亡楚辭曰芳菲菲而難虧兮芳至今猶

存其人亡以此思青簡尚而宿草將列風俗通曰劉向別

哀則哀將焉不至青簡尚而宿草將列錄殺青者直治青

墓崩孔子泫然流涕又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雖隙

閣以病乞骸骨後

劉璠曰

劉孝標

秣陵縣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

崔豫州刑彼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

有沼難

莊子謂漁父曰

錄殺青者直治青

風俗通曰劉向別

錄殺青者直治青

禮記門

禮記門

禮記門

陰無停畧尺波豈徒族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楚辭曰春蘭兮秋故菊長無絕兮終古故

存其梗槩更酬其旨東京賦曰其梗槩如此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

室之談有微墨子曰昔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

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

折春殪車中伏弋而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

疑或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冀東平之樹望咸

事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

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聖賢冢墓記曰東平

臨城縣南四十里蓋山高石許丈有舒地如泉昔有舒氏女

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山言家地還唯有清泉

雙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但懸劔空隄有恨如何劉向

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

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劔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

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

知帶徐君墓樹而去

移書讓太常博士序并

劉子駿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

莽篡位為義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

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

置對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

讓之曰又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

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論語子曰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

論語議曰自衛及魯刪詩書修春秋春秋及夫子沒而微言絕

七十子卒而大義乖論語議曰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重遭戰國奔逸

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論語曰衛靈公

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曰吳起三十八篇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

罪道術由此遂滅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于桀

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扶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

八人皆坑之咸陽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

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漢書叔孫通曰臣願頗乎

古禮與秦儀雜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漢書曰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

事傳者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漢書曰孝惠四年然

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

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瓜牙世世相屬百世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絳灌自一

人非絳侯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史

與灌嬰曰伏生者濟南人故為秦博士孝文聞伏生修尚書尚書

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漢書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

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

出比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

生而已賈生賈誼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

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漢書曰建元孝武皇帝年號也當此之時一人

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成也秦誓後得

博士集而讚之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秦誓書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之因傳以教今

秦誓為是也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禮稽命徵曰文

土見禮廢樂崩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

道孤而無主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

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

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卒之難未及施行漢

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禮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三十九

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

事未列于學官天漢武帝年號也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

漢書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皆古文舊書多者二

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

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

或脫簡或脫編漢書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博三家經文酒誥脫一簡召誥脫二簡博

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

同抑而未施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栢生說經頗異論語家近琅琊邪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皆以教然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歎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

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
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
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
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
隨聲是非禮記曰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
無雷同春秋豈不哀哉臣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今聖上
唯有一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
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
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
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

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太

金匱曰夫人可以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

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公上所考視為古文

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

古文不猶愈於野乎漢書班固曰仲尼有往者博士書有

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

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又曰施雠字長卿沛人也

易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

漢書曰梁丘字長翁琅邪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

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
尚書有大小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
夏侯之學

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
不賢者志其小者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
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
守殘黨同門知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
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北山移文

孔德璋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少涉學有美譽舉秀才解褐宋安成

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

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

之標蕭灑出塵之想

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孫盛晉陽春秋曰呂安志量開廣有拔俗風氣

子曰孔子彷彿塵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

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

知之矣

孟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王若其亭亭物表皎皎

之曰也子虛賦曰上干青雲

霞外芥千金而不矜

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

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

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

衰志閔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其

易也劉熙孟子注聞鳳吹於洛浦值新歌於延瀨固亦有

曰徒草履可履豈期終始參

馬列仙傳曰王子喬周宣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新歌延瀨未聞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終始參差歧路也

翟墨翟也朱揚朱也淮南子曰揚子見歧路而哭之為其可以黑

高誘曰閔其
別與化也
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
篇曰黷
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子平也己見上文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世有

陽人也性倣儻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周子儁俗之士
蕭子顯齊書曰周顯字彥倫汝南人也釋
為長沙王後軍參軍令
稍遷國子博士卒於官
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

魯習隱南郭
莊子曰魯君聞顏闔使者也使人以幣先
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
罪不若審之使者及審之復來求
對曰則不得已又曰南郭

子綦隱机而坐仰天咨然似喪其
曰咨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咨士
偶郭象
偶吹草堂濫巾

北岳
偶吹草堂濫巾
幅中隱者之飾誘我松桂
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
楚辭曰將馳騫
今江皋周易曰

我有好爵吾其始至也將欲排巢公拉許由傲百氏蔑王

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
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悞山潛之逸士卓長往
而不反楚辭曰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談空空於

釋部覈玄玄於道流
蕭子顯齊書曰顯汎波百家長於佛
漢書曰道家流者出於文官曆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傳

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也
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傳
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
遂負石沉窵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涓子好琴服蒲葦根殷

子者齊人也好餌木隱於宕山能風及其鳴騶入谷鶴書
赴隴
如淳漢書注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臧榮緒晉書曰
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
俱招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

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艾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
楚辭

曰製芟荷以為衣集芙蓉而為裳主逸曰製裁也風雲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槍

望林戀而有失顧草木而知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金章銅印

也漢書曰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

里之首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張英風於海甸

馳妙譽於浙右阮籍詠懷詩曰英風截雲霓字書道快長

殞法廷火埋敵扑誼誦犯其慮牒訴控惚裝其懷過秦論曰執敵

扑以鞭笞天下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琴歌既斷酒賦無

兮愁控惚於山陸王逸曰控惚困苦也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

廣雅曰課第也然今考第為課也尚書王曰哀敬折獄明啓刑書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

於前錄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稍遷至山陽太守又曰趙廣

輔都尉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蜜令視

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

拜中牟令頓傷稼犬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書曰內

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

為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

曰九州之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成公綬鷹賦曰輕舉青松

牧貢金也落陰白雲誰侶澗石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

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昔聞投筇日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投筇疎廣也東海人

士胡昭贊曰投籜卷帶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

譏攢峯竦諒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禮記曰凡計

曰其死鄭玄曰計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

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馳騁猶宣布也逸議隱逸之議也素謁

謁貧素之謁也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雅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同

貧清風館共素白雲室杜預左氏傳注今又促裝下邑浪

曰謁告也謂告語於人亦談議之流魏關或假步於山肩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

魏關象魏也說文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尚書曰

曰高外閉之關也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汗涿池以洗耳

厚有愧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賁賁

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一聞許由為宜肩岫幌掩雲關斂輕

堯所讓也以為汗乃臨池而洗耳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廻俗士駕為

君謝逋客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

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文選卷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

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

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喻巴蜀檄一首

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楚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

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

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戰國策張儀曰儀交臂而事齊楚康

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方曰譯說文曰譯傳

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曰盛德則威越棠重譯禮記孔子曰

拜之而後稽顙毛詩曰自彼氐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羌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

番禺太子入朝文類曰番禺至也番禺南海郡縣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方也顏師古曰南越為

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至也太子即嬰齊也閩越地名也越有二

此其南夷之君西越之長北言君者大之也越常效貢職切文類曰捷為縣常效貢職

不敢惰怠論語撰考識曰穿延頸舉踵喁喁然呂氏春秋曾僭耳莫不貢職

面而立天下皆延頸舉踵矣論語德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素王受命識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

論語撰考識曰遠都殊域莫不嚮風又曰孺悲欲見鄉黨慕義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

理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鄭玄禮記注曰夫不順者已致之言至也

誅而為善者未賞呂氏春秋曰先王之法為善故遣中郎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

將往賓之中即將即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

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靡所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

發軍興制張揖曰發三軍之衆也與制謂起軍法一誅將帥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

郡又擅為轉粟運輸比日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

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一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張揖曰燔夜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攝謂張弓注矢而流汗相屬

唯恐居後觸白刃胃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

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

編列謂編戶也准戶齊民計深慮速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如淳曰析中分也白位為

通侯處列東第東第一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張揖曰列東第在天下方終則遺

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

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

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春秋考異郵曰枯骸收今奉幣役

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

誅也如淳曰抵其罪工以誅戮之也一曰誅者亡不肯血父誅也身死無名謚為至愚無名言無

善名也謚猶號也恥及父母恥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春秋合誅圖曰君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

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

信使

誠信之使也

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

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

漢書景帝詔曰置三方

方

今田時重煩百姓

重難也不已

親見近縣

張揖曰檄以示巴蜀城旁近縣

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

亟急也漢書曰縣有

日蠻夷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為袁紹檄豫州一首

魏氏春秋曰袁紹

陳孔璋

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

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

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止其身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

蜀志曰先主歸陶謙謙表

公曹公表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

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

之功

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夫非常者

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

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

史記曰秦二世

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涇水為崇二世乃齊望夷宮欲祠

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

閻樂數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

觀故臺處是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浸盛

敢正言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求為世鑒及臻吕后季年產

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

替海內寒心

漢書張辟疆謂丞相陳平請拜吕台吕產為

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
王呂氏崩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帝昭國語注曰季未
也左氏傳閔子騫曰下陵上替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
能無亂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

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
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

齊王令發兵章欲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
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

代王立是為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

明表也明表謂明白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

璜並作妖孽號食殄食放橫傷化虐民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
字季興少除黃門相帝

即位加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

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
天下之人謂之號食殄食山海經曰鈞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

口腹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鴝是食人郭璞云
為物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父嵩乞匄攜養因賊

假位魏志曰曹叡為養子嵩官至大尉莫能審其生本未司
馬彪續漢書曰曰嵩字巨高說文曰匄乞也古賴切

輿金輦壁輸貨惟門漢書曰息夫躬交遊竊盜鼎司傾覆
貴戚趨走權門為名竊盜鼎司傾覆

重器周易曰鼎今五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
公象也文丁老子曰天下之大器也操贅闔遺醜本

無懿德贅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懸疣
然肫贅假肉也贅之銳切肫音尤標狡鋒協好

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
紹誅諸闔官進被殺紹

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
無少長皆殺之漢書音義曰衛青續遇

董卓侵官暴國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
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

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左氏傳欒鍼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
謂欒書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

夏收羅英雄弃瑕取用魏志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
因橫刀長揖而出遂奔冀州卓因

拜紹渤海太守紹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偏師
以渤海之眾以攻卓

也漢書衛青傳曰裨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謝承後漢書陳龜表
將及校尉侯者九人曰臣累世展鷹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字書曰佻輕傷

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謝承後漢書曰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

刺史被以虎文獎蹙威柄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魏志作獎冀獲秦師一剋之報左氏

秦孟明帥師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兗州兵衆

畔換鄭玄曰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睚眦跋扈元殘賢害金呂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

策注曰元元善也張奐與屯留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害善

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魏志曰太祖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

木曰梟尚書曰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林喻多也司馬

聲相應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幕府惟

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徒二十石高貴富人豪

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為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圍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

不登人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

杜預曰振貢也胡慢切春秋握誠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漢

圖曰諸侯水散席各爭恣妄後漢書曰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則幕府

了高侯執金鼓見之還取兗州說文曰拯上舉也則幕府

無德於兗士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師克還無害則是我

於西也後會鸞駕反姓羣虜寇攻長魏志曰董卓徙天子都

洛陽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以冀州讓紹紹遂領

冀州謝承後漢書曰公孫瓚非紹立劉伯安歛故使從事

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

行脅遷當御省禁衛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祖遂至洛陽卑

侮王室敗法亂紀謂家語孔子曰是坐領三臺專制朝政應

漢官儀曰尚書為中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

宗所惡滅三族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王

臨淄大夫與田常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漢書曰

之亂夷三族也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漢書曰

白鹿皮幣令下顏異不應反脅張湯奏百寮鉗口道路以

異腹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也百寮鉗口道路以

目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萬王行暴虐後傲國人

鉗其道嚴切目尚書記劫會公卿充負品而已故太尉楊彪

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

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瑒為司

徒時表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巫以欲圖廢置奏收下

獄効以大逆漢書曰王莽誅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

五毒參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又議郎趙彥忠諫直

屬韓詩外傳曰不肖者觸情縱欲也

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令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

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

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髀

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漢書曰孝文皇帝

梁孝王武曹瞞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崩之

哀位昆或為弟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仲長子言

曰古之葬者松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

拍以識其墳

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汗國虐民毒

施人鬼如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置繳充蹊坑穿塞路與

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都有吁

嗟之怨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曰

今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民怨其虐莫不吁嗟

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

未及整訓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加緒含容冀可彌縫左氏

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劉

列女傳曰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如產男叔姬乃欲

摧撓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除滅忠正專為梟雄

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

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黃巾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

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龍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

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魏志曰

圖瓚瓚自知必敗盡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

殺其妻子乃自殺

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

淪山谷范曄後漢書黑山賊于毒等覆鄴城紹入朝歌鹿

各戰於常山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塞於是操師震懼

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

度漢書音義曰敖地名在大倉欲以塘螂之斧禦隆車之隧莊

蓬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塘螂乎幕府奉漢威靈折衝

宇宙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咎晏子春

也謂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

勢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擾而右搏彪虎戰國策

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并州越太

行青州涉濟漯魏志曰表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翰

尚書曰浮于濟漯達于河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荆州

下宛葉而掎其後魏志曰劉表為荆州刺史比與袁紹相

角之諸戎掎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雷震虎步並集

虜庭李陵詩曰幸記不若舉炎火以熛飛蓬覆滄海以沃

燧炭有何不滅者哉楚辭曰離憂患而迺寤兮若縱火於

類曰滿燒也說文曰熛火其烈必矣聲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

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感怨曠思歸流涕北顧毛詩序

怨其餘充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眾呂布張揚已覆亡

迫會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尚書曰父師曰若迴

施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廣雅曰徽播也徽與揮古

用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上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

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

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方今漢室陵

遲網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尚書秦穆公曰

如有一介臣尚書大傳曰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股肱臣也折衝已見上文

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

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

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說文曰逆而奪此乃忠臣肝腦塗

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喻巴蜀文一曰肝腦塗中

書曰勗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

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漢書以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

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魏志曰紹以中書到

荆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魏志曰張繡以軍

軍屯宛與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

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

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

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風俗通

律者法也皋陶謨虞云始造律時主所制曰令漢書著甲

令大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

堂獲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撤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告江

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

召左氏傳曰子騫之辭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周易曰君子見

機而作不侯終曰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漢書曰江充

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

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班固漢書贊曰

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書曰興必慮衰安必慮危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蔽亦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濟簡墨漢書音義服

喪其資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

齊利也虞喜志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

故曰齊譬猶穀卵始生翰毛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待哺

玄尚書大傳注曰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西京賦曰恠

策曰勃謂田單曰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

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鑿鑿之魚期於消爛也若

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尚書

咨禹惟時有苗弗率女祖征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

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

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朝鮮之壘

據荆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朝鮮之壘

不刊南越之旌不按史記曰天子拜涉何為遼東部都尉

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
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
南越以平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
將軍韓說出句章越建成侯敖殺餘善以其眾降音夫差

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史記曰吳

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子胥
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章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

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負負奔吳吳與地故曰申胥史記
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申兵五千人棲於

會稽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

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

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謂對舉以爭輕

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

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

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也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

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及吳王淠驕恣屈強猖獗始

亂漢書曰吳王鼻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漁洋為吳王孝景五

年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衣下晉趙簡子曰黃

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自以兵彊國富勢凌京城太尉帥師

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漢書曰七國反書開天

楚敗之七國吳王淠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

光淄王賢膠東王渠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瓦解已見

上文淮南子起淠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

胷漢書曰吳王敗乃與戲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徒
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
軍漢使人縱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何則天威不可當
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胷矣給音殆

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
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能據虎踞疆如二袁勇
如呂布二袁袁紹袁術也魏志曰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

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鷓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

可勝數淮南子曰鷓視虎顧鹽鐵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

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近者關

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

馬超遂與楊秋李湛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阻二華據

河渭驅率羗胡齊鋒東向氣小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

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不鼓而破魏志曰公西征馬超

赴船急戰裴曰放馬以餓賊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

河為角而南賊追距渭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

營伏兵擊破之進軍渡渭劫也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

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斬

成李湛等漢書元后詔曰運獨見之明奮無前之威毛詩

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又曰元戎

十乘以伏尸千萬流血漂檣此皆天下所共知也

先啓行戰國策秦王謂

唐曰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漂檣是後大軍所以臨江

里賈誼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檣是後大軍所以臨江

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邈逸逃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

魏志曰曹公斬宜成遂超走涼州典畧曰韓遂字文

約在涼州阻兵為亂積三十年建安二十年乃死逆賊

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

衆抱罕夏侯淵討之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

屠抱罕斬建涼州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魏志曰

公旗據漢中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長維巴漢垂三十年

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漢寧太祖征之

周禮曰負固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魏志曰

不服則攻之建安十

七年公征孫權攻破江西營乃引軍還史記曰武王東觀

兵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

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魏志曰建安二十

年公西征張魯

偏將涉

卷四十四

隴則建約梟夷於首萬里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

其於摩斬建及軍人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

驅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進臨漢中則陽平

不守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據陽十萬之師

土崩魚爛張魯通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魏

曰魯弟衛夜避魯潰走巴中遣人慰諭魯盡家屬出降上

崩已見上文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奈何魚爛而

亡何休曰魚爛從內發左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各帥

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

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鉦鼓一動二方俱

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利盡西

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鉦與頤同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

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春秋

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無大啓爵命以

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

邑魏志曰胡濩者皆封列侯又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

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漢書曰高祖

安堵如故管子曰士農而建約之屬皆為鯨鯢左氏傳楚

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而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超之妻拏焚首金城魏志曰南安趙

子漢書有父母嬰孩覆尸許市范曄後漢書曰建非國家

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漢書涓勳曰

夫鷲鳥之擊先高攫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

也此述往年未伐之意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安國曰諸侯僉同乃退以

示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而枳棘以喻殘賊也翦扞翦除也杜預左氏傳注

曰扞衛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魏志曰建

安二十一年治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

屠各湟中羌棘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厨

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霆奮席卷自壽春而

南漢書九江郡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魏志曰夏侯淵

也為征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

據庸蜀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

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漢書曰東越反比遣橫

揚僕入萬里尅期五道並入大舉大師至壽春而南一道

及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

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尚書成王曰

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楊雄覈靈賦曰枝附

每破滅疆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

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新序趙良謂商

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昔袁

術偕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

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呂布作亂師臨下邳

廬江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為列侯

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鴈門人也以兵

降拜中郎將還討駐固薛洪穆尚開城就化魏志曰駐固

爵為關內侯犬公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張揚故長史

薛洪河內太守膠尚留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

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

大洪尚率衆降封為列侯穆音留

舉事立功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覽

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魏志云高覽此云

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

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

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夜遯保岐山圍守鄴城則將軍蘇

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

游反為內應魏志曰尚攻譚留於山守公審配兄子開

門入兵魏志曰表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

敗生禽配斬之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

舉縣來服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叛凡此之輩

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

討難芟敵塞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

計深慮遠西京賦曰天啓其心司馬相如喻審邪正之津

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

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答客難曰所欲必得功若丘

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說苑

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毛詩曰盜言孔耳

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

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

以冀矣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士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遼

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

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

敢動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入乃引退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周易曰天之

人之所助者信也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

魏志曰權殺吳郡大守盛孫輔兄也而權殺之典略曰孫

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

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照共見輔權謂輔曰兄欲樂耶何

權乃遠偽若不知與張接書與昭以示輔賊義殘仁莫斯

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近洗輔置東吳賊人者謂之賊

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賊之人謂之二夫聞誅一夫紂矣

為甚孟子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人者謂之賊

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二夫聞誅一夫紂矣

朱間弑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

其君也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尚書曰伊

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

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

而戮何者去就之道文公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

多在載籍近魏叔英亦乃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

節耽學好古周泰明尚田世雋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

保又子孫尚書曰求雍有多福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

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

構能負析薪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

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

薪其子弗克負荷

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

器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

力少而就而並見驅逐兩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陸

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治之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

羅賢聖之德也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鷓鴣之鳥巢於

葦若若折子破下愚之感也韓詩曰鷓鴣既取我子無毀

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

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蒹風至蒹折

乃丁切下古先切有郊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鷓鴣也上

名蒙鳩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若若折郊破巢非今

之地無異葦若若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濶

民命誅在一入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

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

如其未能未能如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漢書鄒

曰昔者鄭祭仲許米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夫係蹄在

足則猛虎絕其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蹄而去虎之情匪不

愛其蹄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踏害七尺之軀有推也今國

公早圖之也延叔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漢書曰項梁

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出兵楚不殺

何者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盡音釋何則以其所全者重

以其所弃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周易曰迷復之

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忽朝陽

之安甘折莒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

碎尚書曰火炎昆雖欲救之亦無及已史記衛平謂宋玉

及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一首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

後檄檄蜀將吏

鍾士季魏志鍾會字士季穎川人少敏惠夙成為

蜀為衆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

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魏志曰有太武皇帝為魏太祖

世及諸正莫拯其將墜造我區夏尚書曰文王用高祖文

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周易曰

記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相踐祚而治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魏

昔我君文王武王宜重光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可以彰

先帝之洪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毛詩序曰國率三齊民

未蒙王化難蜀父老曰割齊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此

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劇秦美新曰今主上聖德欽明紹

隆前緒主上則陳留王奐也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宰輔

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布政垂惠而萬邦協

馬文王也左氏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

謂司

和曰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毛詩曰

蠻大戴禮孔子曰昔舜教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凶羗來服悼彼巴蜀獨為匪民詩

曰哀我匪夫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

罰尚書曰予惟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魏志曰詔

軍龔行天之罰征西雍州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古之行

軍龔行天之罰征西雍州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古之行

軍龔行天之罰征西雍州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古之行

軍龔行天之罰征西雍州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古之行

軍龔行天之罰征西雍州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古之行

軍龔行天之罰征西雍州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古之行

軍龔行天之罰征西雍州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古之行

軍龔行天之罰征西雍州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古之行

軍龔行天之罰征西雍州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古之行

軍龔行天之罰征西雍州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古之行

軍龔行天之罰征西雍州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古之行

軍龔行天之罰征西雍州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古之行

軍龔行天之罰征西雍州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古之行

軍龔行天之罰征西雍州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古之行

散鹿臺之財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尚書禹曰奉辭

發鉅橋之粟周武有散財發廩表問之義尚書曰式

兩階七旬有苗格周武有散財發廩表問之義尚書曰式

敷文德舞干羽周武有散財發廩表問之義尚書曰式

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尚書曰

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尚書曰

以義者成而不有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孫卿子曰王者

衛命幸使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國語曰祭公謀

備有文告之辭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新序李克

元好戰窮武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毛詩曰告

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

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奔同即異蜀志

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

屬計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主妻

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後背

曹公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制其

死命也左氏傳子太叔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

隴右蜀志曰姜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羗方國家多故未

遑脩九伐之征也周禮曰有九伐之法正邦國懲弱犯寡

則皆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

擅之野荒人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
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社之內外亂鳥獸行則
滅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孫子兵法
殺將千里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

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魏志曰姜維趣上邽
破之又曰姜維寇北陽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漢書公乘
與上書曰王尊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決曰
始立牙之口吉氣來應旗幡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
揚以清鼓鞞之音婉而鳴是謂堂堂之陣整整之旗此大
勝之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征夫勤
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毛詩曰經始勿此皆諸賢所共親見

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史記曰秦惠文君八年
孫述已見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也左氏
吳都賦

馬佚曰九州之險也是非一姓之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
金匱曰明者見危於無形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毛詩序
萌智者避危於無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玄曰武王既黜殷命殺陳平背項立
武庚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之於廟

功於漢史記曰陳平懼項王誅遂豈宴安鳩毒懷祿而不
變哉左氏傳管敬仲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今國朝隆天覆
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私覆地無私載先惠後誅好生
惡殺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以往者吳將孫壹舉
衆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吳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
之妹夫也緜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文欽
率部曲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

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

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

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

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

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

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

魏志曰文欽字仲若曾爽之邑人也與母丘儉舉兵

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誕遂殺欽欽子騫及

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騫虎為將軍各賜爵關

內侯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

縛降拜咨安遠將軍禮記子思曰無為戎首鄭玄曰為兵

主曰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况巴蜀賢智見機而作者

哉見機已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

見上文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

已見上文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農不去疇商不

變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九說苑曰晉靈公造

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若偷安

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若偷安

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

並已見上文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一首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

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收諫乃著書假蜀父

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威武紛紜

湛恩汪濊帝昭曰湛音沉張揖曰汪濊深貌也善曰汪烏黃切群生霑濡

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

披靡因朝冉從駝定策存邛服度曰冉駝皆邛蜀郡西

龍也文類曰邛今為邛都縣策今為定略斯榆舉苞蒲

策縣皆屬越雋善曰駝蒙江功策音鑿

曰斯音曳張揖曰苞蒲夷種也結軌還轅東鄉將報楚辭曰

國名也服虔曰苞蒲夷種也結軌還轅東鄉將報楚辭曰

子西山王逸曰結旋也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

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

勿絕而已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三郡之士

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

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

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

不可記已孟子曰禹之相舜歷年多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

者其始不可乎不可猶不堪也以其不堪為用故弃之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

附謂今之親附也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

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

也應劭曰巴蜀皆古蠻夷推結左社之人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

觀者之所覩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

陳其略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矣常昭曰粗猶略也祖古切蓋世必有非常之人

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功然後有非常之夫非常

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張揖曰非常之事其

本難知黎民於變時雍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

出汜濫衍溢張揖曰溢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溢水聲也字林云匹寸切古漢書為溢今為衍非也

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

江疏河張揖曰灑沈澹災蘇林曰澹音淡言分其沈弱搖

動之災也徒灑或作澌字書曰澌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徒灑切顏師古曰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

也以安定其災宜切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求寧當斯之勤豈惟民

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肢膚不生毛張曼曰躬體也

孟康曰腠胝理也常昭曰胝其中一小毛也蒲葛切郭璞三蒼解詁曰胝癩也竹施切莊子曰兩祖女浣於白水之上

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柰何方八曰股無肢脛不故休烈生毛顏色烈凍手足胼胝何以至一是也胼步千切

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豎只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

嗥齧拘文牽俗應劭曰嗥齧急凡八之脩誦習傳當世取說

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鄒展子曰一字詰創業垂統為萬世

規孟子曰君子創故馳騫乎兼谷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

地地比德於地是貳地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小雅作賓是以六合之內八

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六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

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

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

風猶微孟子曰故家遺俗流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

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

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張揖曰為人所係戰國策曰內韓魏父子老弱係虜於道路

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

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望之若

大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

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

論語比考議曰賜風德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願得受
風諭以德也二方謂西夷南夷也鱗集相次也

號者以億計故巧關沫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也

江若水出廣平微外出旌牛入江沫音妹徵牂牁張揖曰徵塞也以西

梁孫原張揖曰鑿通山道置靈道縣屬越巂辟孫水出登

梁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謂所

駕者使䟽迹不閉智爽闇昧得耀乎光明常昭曰智梅慎

不被壅閉智爽闇昧後得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倉解詁曰智旦明也字林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

安國曰昧早也爽明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

外提福不亦康乎說文曰提安也音支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

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陵夷即

史記張釋之曰秦陵淫而至於二世百姓雖勞又惡可以

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

毛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

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李奇曰五

漢為成三王之德漢出其上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

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敷澤悲夫樂緯曰鷦鷯狀如鳳皇爾雅曰寥深也空

寥廓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

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

之敬罔靡徙遷延而辭退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

程